

欽定宋史

卷百七  
十七之  
八十一

宋史卷一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

食貨上五

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

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  
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  
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  
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  
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  
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段惟幾發中  
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代以廐卒因下詔  
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  
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旣久姦僞滋生命  
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

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分之一時州縣旣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捐役人自是數下詔書督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克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

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捐役人卽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歛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爲培克以市恩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旣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

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初知井州韓琦上  
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  
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  
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  
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  
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  
休遞役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  
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  
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  
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

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石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

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爲害者條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

人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



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井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寄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

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夔謝卿材  
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  
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  
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  
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  
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  
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  
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旣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  
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

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母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阡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卽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

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  
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  
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  
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  
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  
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  
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  
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  
凶荒欠閣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  
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

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旣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旣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

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母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  
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  
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  
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回  
爲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  
恩惠科減於體爲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覲等科配民  
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  
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  
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訴諭

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酸棗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

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  
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  
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  
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  
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  
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  
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  
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  
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  
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



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顧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歛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摭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鞠

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卽疏辨之  
日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  
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爲便乎又言助  
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  
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  
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  
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  
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  
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  
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

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摺摭賈蕃爲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爲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摭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

畧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歛之謗臣所未喻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己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

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

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  
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  
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  
所爲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  
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  
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  
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  
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  
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  
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

更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  
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爲令不受民訴使趨京  
師諱譁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  
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  
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  
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  
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  
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  
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爲不順乎民心  
而已陛下以司農爲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

言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  
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繪知  
鄭州擊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  
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  
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  
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  
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爲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  
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  
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爲副  
使諸路役書旣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



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  
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  
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  
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  
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肖議退而條上利害  
卽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  
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  
仍落權爲眞免役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  
給吏人餐錢仍立爲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  
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熙

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爲水旱閤放之備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贍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

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蓄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

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

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歛不無疑怨乞募者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

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

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敷錢數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

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旣稅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旣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吏輩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丞吳雍言議定淮浙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萬會定歲用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



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勅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旣不究終防弊而聚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

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歛多責見

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疆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

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歛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

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  
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  
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  
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也  
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戶長須三等已上  
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旣無願者則郡縣必陽  
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爲便戶部言詔凡  
耆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  
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輸差壯丁今悉雇募  
用錢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

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慮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

知矣然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爲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旣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保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爲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



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餽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爲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卽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爲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

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惇  
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  
覲奏光議初上惇嘗同奏待旣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  
人不當寘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  
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覲又言近制改募爲差  
用舊法人數爲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  
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旣復知開  
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內盡用開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  
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  
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尸故

爲煩擾以搖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美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

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  
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  
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  
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  
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  
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  
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  
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  
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  
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

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卽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卽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大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

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卽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

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  
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  
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母  
得妄用其或不足母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  
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  
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  
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  
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  
貫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  
皆別爲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

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  
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  
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  
莫若裁量新舊著爲條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  
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卽  
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  
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  
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  
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  
類爲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倣此又成梓兩路



差役舊專以戶稅爲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顧募衙前改爲招募旣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旣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

差無異上戶旣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

宋史卷一百七十七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貨上六

役法下  
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

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寔違本意遂條舉  
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  
否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  
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  
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  
害槩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  
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  
餘戶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  
重難及綱運公皂迓送殮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  
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

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嘗爲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爲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克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疆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

必差正身餘路卽用新敕釐爲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  
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  
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  
不能任事畧與擊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  
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旣足所差不  
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爲  
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  
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  
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爲代此法  
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

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爲用哉今旣立法許雇嘗爲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殿中侍御史呂陶謁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以十二年戶少以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輪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戶稅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煩矣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爲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



此法爲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衆議命令雜下致久不決於是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言開封府多官戶祥符縣至闔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其濫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卽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爲免計有弟兄則析居

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  
三年高疆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  
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  
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  
州役尙不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  
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卽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  
投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  
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

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  
遇差爲胥吏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爲患苦尋詔郡縣各  
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  
中丞李常請復雇募懷姦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  
知更不輸錢嘗驩呼相慶行之旣久始覺不輸錢爲害  
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  
更休鄉狹戶空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  
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  
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  
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

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  
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爲  
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爲非乞固守差役初  
議故以常爲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  
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  
四千而令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  
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  
千苦樂可知朝廷旣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  
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  
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

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  
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  
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卽又別差更不支錢若  
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  
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  
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  
尤爲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  
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  
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旣多不支月  
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

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卽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尙許一戶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科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

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  
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  
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敷錢多處役  
戶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  
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  
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  
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  
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  
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衆五年再  
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點檢

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爲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槩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餐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餐錢用支酬額錢給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爲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卽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



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卽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爲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頻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

承之其一曰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卽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狹鄉之縣役人除衙前州胥許雇壯丁直差不雇外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月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應差應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應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爲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卽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爲之其三曰

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胥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  
曰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  
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曰壯丁皆  
按戶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  
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  
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紐  
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  
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椿留至五  
年通迭一全年寬剩總額卽止不椿又不足戶部以別  
路逐色寬剩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曰助錢歲歲椿留

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卽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數其八曰軍人應差迺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迺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曰重役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曰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蔭應贖及曾犯徒刑雖願募不雇若工藝人須有貲產人二戶任之雇直雖多皆不得加於舊法己募之數其十一曰陝西鎮戍德順軍熙州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其法應田募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還轉運司合輸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

枚別而上之州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連書上戶部仍別  
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  
田嘗令田已籍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  
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田募之法八年詔耆長壯丁役期  
已足不許連續爲之蓋知其利於昧請不願更罷故也  
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  
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  
舊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  
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  
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

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卽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椿錢以爲雇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路置提舉官一員視提刑置司之州爲

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改增損舊法者畫一條疏與轉運提刑司連奏又詔用舊法取量添酒錢贏數給惟法司吏餐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錢如故凡錢額所敷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立爲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通額十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幕職

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迺送而差定其數凡元祐溢額所添廂軍皆罷減其有抑鄉差之人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疆戶力轉高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紮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畧憑卽用之若漫滅等第卽雖未及應造之年亦令改造戶部舉行元



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二年申詔諸路役人額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  
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止用提舉官專  
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  
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鄉役未盡善遂入議曰都副  
保正比耆長事責已經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卽大保  
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  
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  
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  
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

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長保長之直則眎戶長若應此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處聽如其舊承帖雇錢許以舊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爲耆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

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僱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諤正言黜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

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元符二年以蕭世京張行爲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免役法爲是帝出其疏擢之旣而詔河北東西淮南運

司府界提點司如人戶已嘗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  
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  
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  
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  
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招之類土人願就募  
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  
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卽逃乞許輪差上  
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  
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襄州俞稟  
以襄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

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桌輒毀紹聖成法請重黜桌坐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罷給役人雇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紹聖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

者非以爲利也而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爲戶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仲甫落職知海州後又詔常平司候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蠲之大觀元年 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旣盡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猾匿身州縣舞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爲害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豐中鞏州歲敷役錢止四百千今綮敷至緡錢近

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意非取寬剩遂改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敷歲額及椿留準備過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旣不可減雇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眎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



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昨因儆察私鑄令五家爲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叅政李固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槩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

而庸錢不復給遂爲總制窠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穀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典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爲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鷄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爲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計其後井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

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  
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  
或爲之均井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爲役次之久

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

同編戶

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頃五品二十五頃六品二十頃七品十二頃

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

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

或兄弟封贈者

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

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  
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卽爲官戶身  
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

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爲女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爲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籍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卽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

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  
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  
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  
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  
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擾富凌寡  
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  
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  
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  
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  
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

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振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爲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

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劫困窘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

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厭溺死者官爲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



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母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

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於先王揅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

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  
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  
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  
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  
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  
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  
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  
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  
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  
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

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餽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卽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闕其生天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暴露於道嘉祐末復詔給焉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

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餽舍錢三日歲母過九日著爲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

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  
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  
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饍給以納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  
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  
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幾縣各度官不  
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  
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  
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  
母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

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  
治瘥人歲終考其數爲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  
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  
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  
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  
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  
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叅  
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  
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  
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

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旣爲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隕於戈甲斃於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

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爲常

紹興以來

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

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

濟糶者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

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

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

米振之糝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



史周祕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  
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  
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  
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  
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楫各  
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  
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  
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  
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  
振糶臨安府撥椿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

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

安府城內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

並於內藏給之

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禱卽位生辰上尊號生皇太子晏駕大祥之

類臨安之民暨三衙諸軍時有振恤及放商稅公私房賃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

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

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

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

無官人

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

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

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

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

磨勘選人轉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今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糴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糴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家盡令出糴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

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  
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  
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  
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  
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  
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  
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  
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

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其人爲之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

爲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

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首加請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成還穀不實者罰嘉定末真德秀帥長過八月三十日足濕惡不實者罰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糴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端平

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  
糴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  
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  
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饑懷來未從賊  
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  
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  
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  
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糴一萬石振貧乏細民  
景定元年臨安府平糴倉舊貯米數十萬石糴補循環  
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有旨今臨安府收糴米四十

萬石用平糴倉錢三百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九貫封樁  
庫十七界會子一千九十五萬二千一百餘貫共轉十  
七界一千四百萬貫充糴本錢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  
米斛誘人入京販糴賞格比乾道七年加優咸淳元年  
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  
價出糴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  
糴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卽罷其  
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由  
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  
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

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義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糴薄收郡縣聽民不拘關會見錢收糴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貨下一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歛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疆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大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

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母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權酷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

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爲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欺而多取主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罪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吏虧課當罰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羣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

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繪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淺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窰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遞年相

叅景德初榷務連歲增羨三司卽取多收者爲額帝慮或致培克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判皆書曆爲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酒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爲一以額較之有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絕絀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五萬一百出一

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  
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冊又增 二  
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  
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  
之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  
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  
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  
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  
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  
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

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寔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諡號隨冊寶物並用黃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荅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



史知雜王醜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勅有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

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

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  
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  
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  
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損  
百百損二十皆著爲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  
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  
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  
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  
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

千三百六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詔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資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

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歲無麥朝廷爲放稅免役乃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

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  
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  
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  
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  
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  
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  
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  
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  
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  
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



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  
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  
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  
故每以財用爲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  
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  
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氊四百  
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旣而并延  
福宮覆檻氊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  
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氊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

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金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礫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權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輸民多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別其牢棧以三千爲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呂嘉問劉永淵之言治竈藏冰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

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

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  
良吏實寡賅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初陝  
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  
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  
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  
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  
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  
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  
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  
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

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

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頗爲  
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  
吏僅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  
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  
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爲計帳上戶部至是  
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爲諫官謂徒益紛紛請  
如舊爲便不行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  
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  
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推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  
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

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己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失朝廷優禮見

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鈎考隱漏宜錢督及一分者賞三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怠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二年錢數爲額而吏三省者凡兼領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勑增吏祿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旣罷導洛堆堦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



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  
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  
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旣而稍復講修財  
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  
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  
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思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  
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  
職之臣財利旣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  
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  
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

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歲入財用置都籍定諸州租額且計一路凡數卽有贏縮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季聞奏二年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嚴更一季爲一月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客司并

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鑄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遙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躉之時諸路轉

運司類以乏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爲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媮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違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爲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叅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

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牆僭擬宮省  
柰何剝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  
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  
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  
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  
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  
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  
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  
權鐵貨方田增稅權酤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  
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

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絕姦弊帝初卽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日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

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罷相帝惡其  
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  
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  
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  
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  
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  
增如故初宰執掌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  
使乏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  
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  
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

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



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享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爲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

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  
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荆增鎮柵以牟稅利  
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  
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  
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美  
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  
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尙書左丞宇文粹  
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  
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  
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

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價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

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討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尙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日以聞後苑書藝局等月省十

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窠名錢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截節更不充應奉支用十二月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充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

並給還舊個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

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  
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  
醫官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  
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  
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  
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法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  
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  
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  
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方詔減上供  
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

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



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

四路天申節大

禮絹及上供細綾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焞言鄂

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爲率儲一分充上

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

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

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

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

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

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爲始盡免十六年蠲兩

淮州軍合發上供諸窠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

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爲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紬絹絲綿綾羅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

八百六十四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

暴歛與其歛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歛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貫收頭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

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  
言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  
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  
經制司別作窠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  
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朔供給酒庫  
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  
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  
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  
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  
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

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總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卽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一十七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總制錢歲減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

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母收經總  
制頭子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納錢並  
與除放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  
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今江東漕臣月椿發大  
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  
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  
經制無額添酒錢并爭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  
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  
是郡縣橫歛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  
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  
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剝

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  
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  
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  
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州  
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  
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  
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  
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  
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藏  
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



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裔等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迺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

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旣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賚軍士出錢百萬緡紬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

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異時  
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貸實罕  
能償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  
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帛  
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  
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  
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  
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  
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  
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

己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內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塲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椿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用者如擅用封椿錢

法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

扇鑰塗牕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戶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

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酷場舊以酌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塘之瓊林太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爲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椿錢物庫爲元祐庫未

幾分元豐庫爲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爲司空呂公著解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錢及鬻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尙書聶山輒取



元豐庫北珠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後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宋史卷一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貨下二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

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  
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  
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大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  
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  
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  
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  
十直銅錢一輸租卽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  
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  
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  
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

且輸銀絹候銅錢多卽漸令輸又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爲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內使臣吳承勲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勲運命二年遂令川峽輸租權利勿復徵銅錢宋詠等皆坐罪免旣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

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赤  
德雄州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鑄錢一工爲錢千  
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卽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  
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  
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  
今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  
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穀麥於則免饒  
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旣不渡江益出新錢則  
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  
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

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  
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  
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爲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  
賣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爲器乃詔吏民闌  
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  
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  
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  
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  
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卽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鉛錫

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釧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鄰兩浙者亦不用雍熙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

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  
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  
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  
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爲錢二萬堅  
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冶鑄  
所在並爲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民間  
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  
用旣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爲不便會安易入  
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



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日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

銅鑰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

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齎鐵少則鎔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爲江東轉運使

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卽江州鑄百萬緡  
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  
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  
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  
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  
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  
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闌出銅錢視舊法  
第加其罪錢千爲首者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  
轉運使高陽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內  
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卽廣安軍魚子

鐵山采礦炭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爲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旣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鐵錢悉輦

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旣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

乃受虧損之實害。求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卽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旣廢，復置皇祐。

中饒池江建詔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祐興三州  
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詔儀六州  
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祐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  
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寧  
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  
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  
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  
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郢唐均房金五州  
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郢轉致郢唐等州置  
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食貨志  
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爲額仍申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旣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卽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

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爲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鄜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監爲九以給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鑄一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冶聽久置鄜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僞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旣而民不

便用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內並罷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陝府于時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爲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

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辦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闕出之禁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

東卽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輪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卽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賣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

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旣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卽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粹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鄧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買納在官帑者以輸上供卽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更鑄小銅

錢河東安撫提刑司言頃絳州垣曲縣置監鼓鑄銅錢  
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  
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  
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關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嘗  
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  
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  
錢寢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  
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  
京西置監永興帥臣陸師閔言旣揀毀私錢禁銅罷冶  
則物價當減願下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

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賈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  
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追官措  
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弊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  
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  
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  
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  
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  
爲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  
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  
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



鐵錢重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俟銅鐵錢輕重稍均卽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

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  
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  
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  
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  
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  
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  
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  
通行諸路而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鑄於  
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  
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

幣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  
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  
折二錢爲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  
民間所用鍤石器物並官造鬻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  
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  
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  
二廣產鐵令鼓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兌  
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  
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  
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

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爲門下侍郎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寢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建廣南毋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爲人附帶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贖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爲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爲折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爲界淮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

江池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  
十錢俄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錢改  
鑄折十錢皆罷其初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繼復  
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淮南  
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熙河  
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樁在民間者以  
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熙河  
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  
幣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  
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

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漸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貿易爲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爲幣旣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

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淮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藏匿舟車兜擔卽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

縣置水匱封鍵於闔閭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  
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  
漉時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  
以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  
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爲名喬年鑄烏背  
漉銅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爲折十錢  
人不以爲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  
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  
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縉盜鑄數千萬緡遂興大獄  
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畸蕭服末以命知蘇州孫傑發運



副使吳澤仁縊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寃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申命開封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准東重法地囊橐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驗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物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是歲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

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卽託權要事勢度越關  
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  
五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  
猥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爲走馬承受遂令以  
鐵錢三折銅錢一事問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  
奎遂卽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  
河北並邊州縣鎮砦四榷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  
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  
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爲相奏言當十錢爲  
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

得錢必大半入中未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爲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樁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

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  
陝西鐵錢入蜀仍舊盡釋其禁且命以今物價量宜裁  
之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  
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墜爲利博矣  
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  
爲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猾之民規利冒  
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  
不早革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  
以爲定制尚慮豪猾憚於折閱胥動浮言可內自京尹  
外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

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餘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贛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敕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

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  
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叅領其  
事衡州熙寧鄂州寶泉舒州同安監暨廣南皆鑄焉二  
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  
以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  
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  
舊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  
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  
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母得分  
別見存鐵錢母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

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卽經畧鄜延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爲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卽妄有建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童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闕鄉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并知州王寀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

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條奏廣惠康賀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令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焉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饜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致令諸監改



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緡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便今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輦椿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翬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

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廩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歛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爲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爲年計十三年韓球爲使復鑄新錢興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冶戶姓名以膽水盛時浸銅之數爲額

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

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

鑄銅也。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爲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

二十四年，罷鐵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爲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爲額，復饒顛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蕤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鏡鈸，旣籍定投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歲額內藏庫二

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權以五十萬緡爲額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六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

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  
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  
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每當二錢  
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  
鉛多錢愈鏹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  
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  
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名置提點官以新鑄錢殺  
雜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  
貳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  
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贛司歸饒

州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鬻于官每兩三十湖州  
舊鬻監至是官自鑄之

二年禁銷錢爲銅器者以  
違制論爐戶決配海外

復神

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  
新錢一百五萬

江池饒  
建四監

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

又以三百萬輸三司是內帑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  
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  
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  
閩于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  
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  
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

興末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千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峴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

舒州同安監蘄州新  
春監黃州齊安監

且鑄折

二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

江之廣寧監興國之大冶監  
臨江之豐餘監撫之裕國監

子中所領三監歲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

通行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爲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興國軍鐵冶額虧守貳及大冶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爲額蘄州增鑄五萬貫以十五萬貫爲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洽言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蘄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爲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與蘄州並以十五萬貫爲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爲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蘄春同安兩



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蘄鼓鑄開禧三年復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度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埃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乃興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爲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夔皆卽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

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  
二錢後又鑄折二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  
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  
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  
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  
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  
三十餘萬斤乞從鼓鑄嘉定元年卽利州鑄當五大錢  
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  
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  
總所儲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

寶爲文端平元年以贍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  
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  
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  
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  
洩銅器鈺銷猶可以上過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  
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  
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圖法爲無用  
急於扶楮者至噉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刑法以發人  
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  
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

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  
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  
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鑰器  
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  
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  
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  
京邑鑰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  
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鈺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  
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  
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

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  
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鈺銷之禁及偽造泄之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鈺銷漏禁寶祐元  
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宋史卷一百八十

宋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食貨志下二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注  
蘄州新春監○通考作蘄春監按本文下有蘄春同  
安兩監新字應是蘄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貨下三

會子  
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



十緡爲額神宗熙寧初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旣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

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

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  
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  
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  
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  
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二年  
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  
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斂取乃詔永  
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  
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  
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

錢便用擢持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坐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椿錢五十萬緡爲成都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爲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爲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

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爲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鬻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爲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樁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卽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華商英錄奏當時所行以爲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寔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

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  
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  
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

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願受者

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

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

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  
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  
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  
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  
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爲文更造五百  
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

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爲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爲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糜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卽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僞會之賞淳熙元年詔



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齋到鈔錢令權貨務月終輪封椿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爲限今展至再則爲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爲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

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

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

十二界四千七百萬餘貫  
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萬貫詔

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

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

貫官告陵紙乳香

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

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

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

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  
十三界會子各四分以

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

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

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

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暮年非有破壞塗污之弊

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

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弊者只緣變更救楮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僞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旣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

之爲僞者難今之爲僞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卽加者乎臣愚以爲抄撩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

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

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爲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論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

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  
司美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鑿餘  
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  
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  
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  
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  
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  
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  
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  
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

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  
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  
則民族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  
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  
朝廷倣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  
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  
會姑存舊引旣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  
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  
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  
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



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權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調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

許作見錢輪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爲界慶元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

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初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易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經久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

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  
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爲  
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椿貯新舊會取數  
做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  
損者卽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  
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  
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  
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  
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  
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而

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叅政行府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鬻海鬻井鬻鹽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

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寧儀渭鄜坊丹延

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爲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泊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

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卽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永詳議以爲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美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鹹鹽至三斤



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  
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  
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  
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  
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  
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  
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  
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  
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爲之戶  
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爲鹽歲百

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計爲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涇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禁鹽地則爲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入錢京師榷貨務乾興元年歲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爲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

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於轉輸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旣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錙不出民用益感今歲得商人出緡錢

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榷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兗鄆宿亳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子券

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券償以池鹽  
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  
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爲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  
行公私無費慶曆二年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  
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  
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  
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  
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權

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爲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

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

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貿權貨務錢幣以實中  
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  
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郟復言改法非是  
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  
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重損其直卽入鹽八  
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鬻鹽而三司  
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貿餘禁止皆聽  
之田況爲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擢祥爲陝西轉  
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  
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



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

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初祥以法旣通商恐失州縣征算乃計所歷所至合輪算錢併率以爲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嘉祐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畦戶歲役解河中陝號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爲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

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欵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羣黨爲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遷配從者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

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逼糶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書奏

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  
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  
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卽爲兼并所抑則鈔價  
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  
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  
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  
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  
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  
易卽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  
給鈔溢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

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  
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  
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  
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  
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  
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  
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  
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爲易舊符立期  
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  
舊鈔商人願對行算請者聽官爲印識如法應通商地

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爲印識  
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  
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  
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  
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  
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  
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  
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鄆襄均  
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  
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

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  
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  
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  
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  
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  
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爲三司  
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  
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  
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  
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



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  
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  
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  
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  
池所支鹽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爲額又令京師置七  
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  
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  
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  
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  
十萬緡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

又並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  
分爲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  
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  
二十萬緡爲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  
是又爲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  
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賣解鹽息羨進官  
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  
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  
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  
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

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以待轉運司糴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鬻見錢而輸之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旨聽執奏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

路緡錢卽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旣而又以商人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熙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澶懷滑州陽武鹽價定爲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聞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爲轉運使更爲權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掎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

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涇州河北高陽櫟陽涇  
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  
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  
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  
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  
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  
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  
北圓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  
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  
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

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內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額敷溢爲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算東北末鹽令權貨務人納

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爲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羅買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邊羅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羅價客持鈔算請坐牟大利乃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

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爲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鬻所得東北鹽解鹽到卽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干所請通入京西北路陳穎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算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



鹽院全袋拘賈鬻之許坐賈請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陝西鈔依鈔面實價輒增減者以違制論未幾復以陝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爲鈔面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穀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唯行鈔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楮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差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

務椿管如解鹽法嚮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  
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  
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  
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嚮限竟嚮未盡  
者運往解鹽地踰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  
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嚮  
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卽改如  
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扇搖者論  
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算請並參照熙寧  
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卽商旅不願

鹽則用鈔面請錢如舊法繼定每席鈔爲八貫者盡收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

南京及曹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  
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沂密徐淮陽  
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  
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罷  
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  
鹽而百姓蠶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  
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  
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  
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竈戶所鬻鹽而官  
自賣重禁私爲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

幾半之吳居厚爲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  
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  
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  
詔運賣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  
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  
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州雜支并京東  
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  
德博濱棣祈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  
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  
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

之淄青齊旣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  
貿易官收其算歲額爲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  
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  
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  
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  
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  
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  
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鰥煎鹽以納二稅禁之  
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  
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

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爲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敷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之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契丹獲

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勿算餘算其半子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輪算錢卽所貯過數子及受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食貨志  
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没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  
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爲  
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權河北鹽詔提舉河  
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  
詔仍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食貨志下三京湖二十一州○京字疑是荆字之譌  
每歲歲種鹽千席○下歲字衍

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考瓦作  
考摩作磨

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斛斗二字疑衍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